

牛

□ 王本春



(一)

牛慢慢咀嚼。门口有牛，显得农家六畜兴旺。

我村口的老井旁，有几棵大木梓树，枝繁叶茂，树底下阴凉，“双抢”时节，大热天的中午，都会有几条牛拴在那里，时不时“哞哞”叫几声，让村庄有了热闹；伴着狗叫声，鸡啼声，大自然有了和谐又悦耳的声音。

大集体时的四八月，农村很忙，实际上是牛很忙，抢收抢种，能耕田的牛都要轮流上岗。田野里，山水间，牛在前，伸直的脖子上勒着沉重的牛轭负重前行；人在后，弓腰压住犁辕，扬鞭吆喝，此情此景，让乡村有了生机。

我姐姐放的那头牛，身上的毛不黑，大家就叫它白毛水牛。这牛很乖，虽是牯牛，不喜欢和其它公牛打架，看到我和姐姐，它在走路，就停下脚步；它在啃草，就停住嘴巴，抬头看着你，两只铜铃似的眼睛，释放着善良的亮光，似有千言万语，又像是等主人发话，很通人性。每次从湖边放牛回家，往它身边一站，把牛绳带紧，它就自然地歪着头，让你的脚踩在它的角上，一声叫喊：“抬头”，白毛水牛心领神会抬起头，我顺势爬上牛背，一抖缰绳，回家。后面跟着一大帮骑牛的放牛娃，大有“将军出塞领千骑”的威风。

农村这幅自然画卷，有了牛的装扮，千般美景，万种风光，真的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二)

一片土地的沧桑变迁可以是一部历史；一类物种的世态改变也可以是一部历史。1982年，中国农村在历史长河的拐点上，迎来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变迁、深改变，分到田，牛归私有。牛的历史要改变了，人民公社时，牛是集体的象征，改革开放了，一夜之间，牛是私有财产。

我家分得五亩水田，三亩旱地，和族叔阿保共分得一头水牛。

阿保叔很开心，主动和我父亲说，牛由他来放管，一时来不及搭牛棚，可以圈在他家多余的旧厨房里。全村的农民，笑颜开，多么贵重的家产啊！于是，细心伺候，纷纷搭建牛棚，一时间，牛棚比农民的房子还要多，甚至还要好！农民把牛看得很重，分到的土地，就指望牛来耕种了。

有个爷爷辈的阿友，就住在鄱阳湖边上的一座山舍里，大集体时，帮生产队里放牛，他做事用心，他养的牛从来没有请过兽医，因此，生产队长让他负责放五六头牛，每每牵牛出去吃草，前面一头拉着，后面一头牵着，其它的牛自动跟着走，到

了湖边，把牛绳往牛颈上一绕，任它四处乱窜，从不担心跑掉。

自从分到两头牛后，阿友爷爷“瞎子放牛，死不放手”，生怕牛跑掉了，把牛圈在自家的茅坑旁边，上厕所都盯着，心里才踏实。

牛归私有后，它没有因为身份的改变而变得自高自大，依然勤劳苦耕，温顺听使唤，和农民保持了十多年的友善关系，是农民最亲密的劳动伙伴。

我家的牛后来怎么样，我关注得少，因为我离开了家乡。忽然有一天，父亲打电话告诉我，说村子里有7头牛，一夜之间不翼而飞，失踪了。

众说纷纭，其中，最合乎道理的一条消息是牛被鄱阳湖对岸的人，村民习惯叫德化人偷走了，因为牛的脚步走到鄱阳湖边上就没有了，应该是用船偷渡走的。

世事难料，上世纪90年代，农民开始涌进城市，打工赚钱，农村的田地慢慢抛荒，牛的地位开始下降，作用越来越小，因此开始有人打牛的主意了。

偷牛干啥？猪肉满街都有，卖不起价钱，牛肉却价格不菲呀，当时的一头牛可以卖到上千元。

尽管牛慢慢退出了农村田园，但一些留守农民还是要牛的，总担心偷牛贼再来，于是，晚上索性把牛关进自家的屋子里，与牛同居。

(三)

慢慢地，牛和人不再是相依相伴的劳动伙伴了，是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也不是可爱又受尊重的生灵，而是增值发财可以任意屠宰的动物，和猪羊一样，成了菜市场里买卖的肉食品。

记忆里，我十岁那年，大雪封门，门口塘里厚厚的冰，上海下放知青，在一块小木板下面，卷两根铁丝，绑在脚下，在上面滑冰。屋后孟爷爷牵牛喝水，要用锄头破冰挖个洞，牛才能喝到水。

有一天，父亲从生产队里拎来一坩肉，用几根黄稻草扎着，说是队里有头牛死了，有说是冷死的，又说是老死的，总而言之，是老了被冷死的，于是剥了皮把肉分给农民吃。

那是第一次吃牛肉，味道完全不记得了，那年代，就算好吃或者想吃，也要等牛干完一辈子农活，鞭子抽够了，最后老了死了才有的吃，岂能杀牛吃肉？

如今，吃牛肉不是稀罕的事了，而是吃得心安理得。牛不再是劳苦的化身，不再有一心耕作，心无旁骛的美好形象。

但是，吃牛肉的时候，还是要多记住牛的好，因为它曾经有过“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的劳苦功高；它有着“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甘于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它“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它有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美德。

多元文化的九江(唱词)

□ 王龙宝

我的家乡九条江，
是风景迷人的地方。
巍巍匡庐是我的伴郎，
美丽的鄱阳湖做我的伴娘。
滚滚长江水，
像母亲那样为我梳妆。
京九铁路在这里穿城而过，
她是千年的古城、江西的北大门，
她的名字叫九江。

我的家乡九条江，
是多元文化的地方。
名人大家的诗词歌赋，
见证她的历史沧桑。
司马迁迢迢千里登庐山，
《史记》留下点睛之笔的九江。
陶渊明辞官归隐田园风光，
一篇《桃花源记》千古流芳。
李白的《望庐山瀑布》：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唱响如诗如画的山水九江。
白居易的千古绝唱《琵琶行》，
抒发了心系人间冷暖的忧伤。
灵秀山水的九江，
让宗教信仰徒找到心灵皈依的地方。
释儒道教文化融一体，
六教和谐共处藏一山。

我的家乡九条江，
是创造人间奇迹的地方。
第一面军旗在这里升起，
点燃了秋收起义的火光。
渡江战役上游起点在这里打响，
成就了百万雄师过大江。
九八抗洪在这里堵口成功，
铸就的伟大抗洪精神威震八方。
新时代、新征程，
激励新长征路上赶考的九江人。
“三打造两提升”号角在这里吹响，
主动融入入群作示范，
踔厉强产兴城敢担当，
咬定绿色发展勇争先，
赢得实干崛起慨而慷。
我心爱的九江，
长江经济带，
重要节点的江南名城。
正在续写新型工业重镇新篇章，
打造内陆开放门户新标杆，
唱响国际旅游名城山江湖风光。
我爱我的家乡，
更爱新时代的九江。
再创九江辉煌，
再现九派荣光。

雨水洗春容

□ 唐红生

缕缕春风裹着春雨越过旷野，轻柔地打着窗台，发出美妙声音，如同一支春之乐曲，告诉我雨水节气已到。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雨水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二个节气，雨水雨水，从天而降的雨，落到大地即为水；加之气温回升，北方的冰雪亦将融化为水。正如古人所说，“东风解冻，冰雪皆散而为水，化而为雨，故名雨水。”雨水一候獭祭鱼，二候鸿雁来，三候草木萌动。而我们最能直观感受到的是“草木萌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丝丝春雨飘然而至，荡涤尘埃，润泽万物。草木借助大地阳气的上升抽出嫩芽。自此，渐渐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雨水的雨，细腻如酥，烟雨濛濛，万物动春心。“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对节气最敏感的要算柳了，纤细的枝

条与纤纤春雨，细细春风尤为相宜，从零星地鼓起新芽那一刻起，就优雅地扭动腰肢，轻歌曼舞，模样一天一天变得俏丽，不知不觉已满身绿装，郁郁葱葱，成为春天一道胜景。春雨细心呵护着每寸土、每棵树、每棵草、每朵花。晶莹的雨珠布满枝头，树木挺起腰杆。小草惺忪醒来，悄无声息地扎根、萌发。雨水把春天的花事安排得妥妥当当，桃花、李花、杏花次第开放，含苞的像娃娃咧着小嘴，可爱至极；盛开的娇艳欲滴，让人欢喜不已。

雨轻盈地斜织着，如细丝如牛毛，如轻纱如薄雾，在天地间摇曳得浪漫多情。此时，我喜欢在夜间漫步，街巷中人只有三三两两，安安静静。橘黄的街灯映出雨斜斜的身影，也为雨抹上了色彩，像串串珍珠。雨偶尔飘在脸上也不觉得凉，仿佛这便是期待已久的感觉，不自觉地眯上眼睛，享受那份美好。屋舍朦朦胧胧，灯火影影绰绰，勾勒出人间最温馨的画面。心也如同眼前的雨，在温润中清澈起来。我想今夜也有

人或伫立窗前，或斜倚栏杆，听雨、看雨、遐思，因为春雨能拨动人的心扉，滋润人的心田。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我被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每一帧唯美图画所倾倒。雨水节气的画面是故宫，春雨落在古建筑上，古意盎然，更富有诗情画意。我不禁想起行走在古镇雨巷的情景，那股弥漫的氤氲之气总念念不忘。红红的灯笼、红红的春联虽被打湿，依然鲜亮，延续着春节的热闹劲和烟火气。雨落在鱼鳞瓦上，滴滴答答的声响深沉悠远，犹如古琴弹奏的天籁之音，让人顿时安静下来，细听镇上那些久远的故事。雨落在青石板上，和着我的脚步声，在窄窄的深巷中回响，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的韵律，仿佛是一首优美的唐诗。

节气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体现。《尔雅》云：“甘雨时降，万物以嘉。”大地在春雨的滴落中醒来，拥抱着润滑如酥的时雨。农谚说：“立春天渐暖，雨水送肥忙。”雨是庄稼的血液、是土地

的甘霖。依稀记得儿时，父亲在这个时节把农家肥拉出去撒到田间，随淅淅沥沥细雨，悄然沁入土中。雨珠停在麦苗上，在一阵风中滚落下来，滋养麦苗返青。油菜拥挤挨挤，水灵灵的，在雨打菜叶一片响声中直起了腰身。青菜尽情地吮吸，开始抽薹了。母亲会把菜薹切碎腌制几天后晒干保存起来。每次回老家，她都用这菜薹加两个鸡蛋做汤，无论什么季节吃，散发的是春天气息。雨水的田野，扑面而来的是泥土芬芳，映入眼帘的是清新美丽图画。

唐代诗人元稹《咏廿四气诗·雨水正月中》首句：“雨水洗春容，平田已见龙。”一个“洗”字，多么形象生动。天地和同，联袂“酿造”的绵绵雨水，把刚伸了个懒腰的树木洗得萌新，把刚打了个呵欠的山峦洗得吐翠，把刚睁开眼睛的田园洗得碧绿，把刚到来的春天洗出了百花绽放、万紫千红、绚烂无比的面容。雨水也清洗了内心的尘埃和身子的慵懒，人们换上轻装，春风满面，激情满怀，乘着滚滚春潮，一起向未来！